

清凉山

刘成章

西北风万年嘶吼处。延河的浪花抒情处。酸枣树扯人衣补袖留人处。清凉山。周围都是土山，它不是，它是石山。但毕竟，黄土高原统摄着它，山顶上依然覆了一大坨黄土，到热月天，树绿了，庄稼绿了，绿成碧玉的山顶。除此而外，便是一山粗糙坚硬的白白黑黑。石裸出山的风骨，山的历史，山的力。石头或高或低，或凸或凹，或单或叠，或断或续，或尖或钝，或直或曲，或冷或热，或喜或怒，或庄严或活泼，气象万千。山上住了人，路是石头，屋是石头，廊檐是石头，门和窗，也是石头。饲养的公鸡母鸡虽然不是石头，翎毛一抖，却也抖下了石头的芬芳。摔个金属物件于地上，便溅起石头与金属的交响，灿若节日的礼花，久不凋谢。

中国关于石头的神话很多，它更复如此。登临它时就立时踏进了神话的氛围。一块庙宇般大的仙人石，面团般扭了几扭，晃一团野乱怪黑，高悬于头顶。传说仙人吕洞宾曾站在它的上面饱览延安风光。吕洞宾是一竖，它是一点，点成个特大的感叹

号，教普天下为之一震。吕洞宾飘然去了，一竖飘然去了，留下这触目惊心的一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刺激。它充满了动感。它甚至像挟着啸声。想它应是吕洞宾离开的时候，脚下一蹬，便滚动起来，一直滚到今天，滚到今天还在滚。

一连四个石窟，是万佛洞。石壁上熙熙攘攘，是佛；石柱上熙熙攘攘，是佛；熙熙攘攘簇拥着正庭，是佛，是大佛。熙熙攘攘的佛容佛貌，造型生动，刀法洗练，仪态优美。那眉目，含情生辉；那手足，疑硬疑软，疑石疑肉，里边疑有血脉涌流。特别是一个菩萨坐像，活脱脱是个随时都可以离开石头的生命了。她一腿下垂一腿翘着的姿态，哪里还受着天官戒律的束缚？

这山，除了这些，还有许多景，还有许多洞，还有许多摩崖石刻。它们无不给这山涂上了一层最浓重的古意。然而，就是这座最古老的山，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却吹来了最年轻的风，荡起了最年轻的歌，干起了最年轻的事业，并且有了一个最年轻的名字——新闻山。新华通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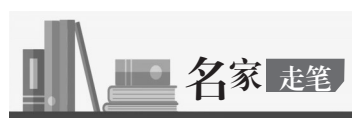
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群众日报，摩肩接踵，笑脸相迎，都在这儿驻扎。还有，中央出版发行部也挤上去，中央印刷厂也挤上去，新华书店也挤上去。这新闻山，无愧是新世界新闻出版事业的巍峨中心。

与这儿的浓重古意相匹配，当年，电台的发电机是最古老的，印刷厂的机器是最古老的。机器安在万佛洞里，人们就工作在万佛洞里。而山顶新挖窑洞，石畔才砌石屋，万佛似的，住满了编辑、记者、学问家。每当下了班，吃了晚饭，山麓的延河岸边，山腰的仙人石上，有新闻战士游玩。延河似陶潜清过的清流，仙人石如陶潜登过的东皋，效陶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何其洒脱！

那边一隅是一道石崖，石崖上伸出了一溜岩石。石崖下是一条狭窄的空地，阴暗暗的，阳光照不到；但留心一看，一条条隆起如粗绳细绳一般的石头的线条，画成的是石云？云石？石霞？霞石？无法说清。只晓得，石头是僵死的，它却流动；石

头是凝重的，它却飘逸。那是诗仙眼中的景致。望着它，就像看见丁玲在这里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多少好作品。望着它，就像看见黄河从它上面流来，汹涌过诗的峡谷，奔腾过散文小说的平原，浪漫了古典的现代的中国文学。

从当年到今天，天翻地覆，世界的变化多么奇伟！连这清凉山，也一层层一排排，修起了无数新潮建筑。放眼望去，造型独特的大楼，两层三层的水泥平板房，薄壳窑，阳台，涂了漆的钢筋栏杆，电视天线，摩托车，飘飞的红纱巾……喧嚣着一片生活的灿烂。没变的，是山上的石头。还有一样也没变，那就是深储于人们心坎的、像清凉山的石头一样永存的优秀文化传统。一股一股吹过山头的西北风，宣泄着民族的尊严，革命的骄傲，人民的自信。



麦苗青青

江远村

一粒种子
在地脉深处生根发芽
轻轻推开泥土的窗
就在那叶尖上徘徊
枝叶轻舞飞扬
汇聚成绿色的海洋

清晨的阳光下
每一片青葱的叶
都有晶莹珍珠东躲西藏
还哪有如此能量
把北方的原野，揉搓成
嫩绿的模样

寒冷的时光里
村庄假装转过身去，其实
每座院落都有关注的目光
一排排一行行麦苗
弱不禁风的肢体里
有颗坚韧火热的内心

风霜雪雨轮番肆虐
麦苗紧贴大地胸膛
绿色的旗帜高高飘扬
安静地逆势生长
顽强地积聚力量
沉默中孕育希望

山坡上的杏花

徐宜超

在一个偏远的山坡上
长着几棵很不起眼的杏树
春风一吹
紫红色的枝条上花蕾渐凸
鼓出的花蕾
带着枝条的色彩
先是紫红紫红
随着花蕾变大
紫色便渐次褪去
只剩下一份红
如少女嫩脸飞过的一抹羞色
杏花的开放
是先红后白
肤白渐浓更溢一份明艳
一朵朵俏美纤秀
一团团、一簇簇绽放着
在这草木亟待复苏
空气清冽的初春
杏花却已独占芳华
撩拨着春色的序幕渐入佳境
也许越是荒芜的地方
越会展现勃勃生机
虽然杏花的花期短暂
但美好的事物能永驻心间
那皎洁轻俏的杏花
一定会绽放在下一个春天

沉思偶拾（八首）

卢兆盛

给妈妈	夜空
走遍天涯海角 也走不出您的眼睛	黑暗使你的胸襟变得 比白天更博大
脚手架	飞蛾
托举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然后你悄悄离去	看见火光之时 便是献身之日
窗户	春雷
能够挡住隐私 也能透露秘密	你从哪里走过 哪里便不再沉默
墙	昙花
隔离外界的同时 也隔离了自己	懂得孕育的艰难 所以绽放的一刹那 便将最美的形象 留给人间

播洒希望

杨雷庚 摄



月亮

冯拴虎

秋雨连绵，白日避免了往日果园劳作的繁忙，便裹被赖床一觉睡到自然醒；夜间方少了往日的倦意，便将封藏多日的《唐诗三百首》反复吟读。月亮与诗歌如孪生姊妹，文人与月亮也情同手足。那一首首吟咏月亮千古传唱的长曲、绝句，伴随着作者创作时的心绪情感，透过朗朗诗句沁入肺腑。

懵懂年少日子，反复听老人人口口相传的月亮故事，称月亮为月宫，也叫广寒宫。听到那个寒字，身上不由打了冷颤。又说月宫里住着偷食了禁果的吴刚、嫦娥，还有高大的桂树、蟾蜍、玉兔。吴刚、嫦娥原是天宫玉皇大帝身边的贴身侍从，因二人犯了天律而被罚至月宫，玉帝交给吴刚一把斧子，让他砍伐那棵高大的桂树，何时桂树砍倒了，吴刚与嫦娥才可如期而会结为伉俪。而那桂树又被玉帝指派的天将作了法术，吴刚每砍一斧，桂树即愈合如初。吴刚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便年复年月复月地砍着那棵永不会倒落的桂树。蟾蜍、玉兔也陪伴着吴刚、嫦娥，伴着清冷常居广寒之宫。每每月圆之夜，遥望月宫，还真“看”到了那棵不倒的桂树。心中便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攥紧双拳为吴刚鼓劲加油，急盼听到石破天惊、震耳欲聋的桂树被砍倒的声响。手心攥出了汗液，眼睛瞪成了杏核，耳朵揉了揉再揉，可终没有听到那久盼的声响。及至风黑之夜遥望天空，心中便生冥想，那寒冷的月宫，嫦娥、玉兔、蟾蜍会不会受冷？没有了亮光，吴刚高高抡起砍桂树的斧子，会不会伤了手指？想着想着，心中便生出了对玉帝的怨气，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及至上学，读到“蟾宫折桂”这一成语，听到了老师对它的新解——男儿就要像吴刚一样有血气，不达目的不罢休。少年立志，吃得苦中苦，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登上月宫、折得桂枝，实现成才的梦想。

想。于是，暗暗下定决心，为人生飞黄腾达之目标立志、读书！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进得学堂，没有远离故土的经历，自然也无思乡的切身体会，只盼月明之夜到来。那样的话，我们一群野马一般的孩童，便可在皎洁如水的月光下捉迷藏、跳方格、滚铁环，疯玩至月挂中天。

春天月圆之夜，洒满月光的村巷院落飘逸着草木的清香，柳树发芽、杨絮纷飞，玩伴们吹着柳笛、品着酸杏，在明亮的月光下摇头晃脑，唱着“月亮月亮光光，啥时能穿新衣裳……”的童谣，玩着石头剪刀布的猜谜，进入甜美的梦乡。

夏夜，月光中散发着新麦的清香，打麦场又成了我们疯玩的天堂。大人们手握铁叉，将新收的麦秆用铁叉高高举过头顶，垛成麦垛。孩子在麦垛间躲猫猫、翻绞绞。最好玩的是碾麦子后的夜晚，月光如昼，劳累了一天的农人要趁好风赶紧扬场（因第二天又要碾麦）。东南风起，男人们手持木锨，扬起麦糠夹裹着的麦粒；女人们手执长扫帚，扫着随风落下的麦堆上的短麦秆，木锨的铲麦声、麦粒落堆的银铃声、孩子们追逐嬉闹的欢笑声奏成一曲月夜绝妙的交响乐。再威严的父亲，这时也如慈母一般，一手擦着额头的汗水，脸上开满灿烂的花朵，任凭孩子们疯玩。长方形的麦粒堆起，孩子们撑开口袋，母亲弯腰用簸箕将新麦灌满口袋，父亲将麦袋装上手推车，男人掌轱，女人、孩子推车，一家人欢欢喜喜回家去。

秋夜，池塘里蛙声如潮，屋内蚊叮虫咬。如水的月光洒满农家院落，村口土城门前的老槐树下的“老碗会”正开得热烈，老爷爷吧嗒着旱烟锅，叙说村人先祖创业的故事。话至动情处，拦羊嗓子回牛声又唱出慷慨激昂的秦腔或愁肠百结的信天游，忽明忽暗的烟锅头的火光映红了老爷爷满布皱纹的脸。老奶奶嘴唇开启，掉了门牙露着气，讲着妖狐鬼怪的故事，淘气的孩子将头伏在妈妈怀中大气不出。“吃枣——吃枣——”新娶的媳妇手捧饭篮，将自己院中新结的红枣献于长辈面前。刚才安定下来的毛头小子从妈妈怀中飞出，张开小手，一个老鸡啄食之抓，一大把鲜枣到手，迫不及待塞入口中，“咯嘣”一声脆响，满口溢香，爷爷、奶奶们口水直流，无福享受，却从新媳妇满面春风的脸上，读到了添丁加口的幸福……

冬夜的月光是清冷的，倘若是雪后初晴的月圆之夜，更有一番诗情画意。漫漫冬夜，清冷的月光洒在洁白的雪地上，透进窗子里，刚刚进入香甜的梦乡，便被烦人的尿意憋醒，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皮，屋内一片白光，院子也光亮如昼。赶紧穿衣起床，背了书包扣着纽扣扣似似的冲出家门，生怕上学迟到老师罚站，便呼朋唤友结伴而行。黑狗吠声飞出院墙，一家狗吠家家狗咬，公鸡高唱，母鸡振翅，宁静的村庄一片哗然。刺骨的西北风吹进衣领，令人浑身打颤，身披清冷的月光，脚踩结冰的冻雪，鞋底与冰雪的摩擦声伴着急匆匆的脚步，刚才还在打颤的身子，现已微微出汗。及至上气不接下气赶到校门口，学校大门紧关，四野一片寂寂，刚刚发热的身子又打起了冷颤。淘气的玩伴掏出口袋里的哨子，如体育老师般有节奏地吹着哨声，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哨声、号子声伴着整齐划一脚步声，震落了操场旁树枝上的雪霜，惊醒了熟睡的老师、催促着后来的学生……

伙伴们在清冷的月光下，扳着手指算日子盼放假。寒假至，过年的日子也到了。及至盼到了除夕之夜，穿上了盼望已久的新衣，吃上了久违的白馍，但没有月光的夜又感到缺失了什么。人人如《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奢望着置艺芝、搭彩楼，仿佛天下有不散的宴席，人生有千百年的结伴，只期月圆、厌恶月亏。一颗年少的春心，放飞着青春梦想……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及至青年，亦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豪情万丈，万分努力却未曾蟾宫折桂。条条大路通罗马，田园风光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春天的月圆之夜，月光中散发着泥土的清香，弯腰掬一把透湿的泥土，心中祈唱着丰年的歌谣。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桥头。”夏日的月光透过树叶，洒满村巷。借着月光干那白天未干完的活计，果树下、地埂点燃一支香烟，烟雾散处等待着牵手的心上人，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路走，风风雨雨我不回头……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年情更浓。秋日满月的银光洒满庭院，儿女等身的你，一家重担肩上挑，已忘今夕是何年？只有苦心奔波忙！

而今，当你打开手机微信，月亮的环形山便展现在你的面前，无论万里相隔、千里之遥。手指一点微信，天涯即变咫尺。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已登上月球，尽享环球信息共享的大同天下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读写月亮的诗，读张九龄的大气、读苏东坡的豁达，大气的张九龄在被贬的日子，仍关爱着天下人的平安，愿人人共赏明月；豁达的苏东坡，在被贬的杭州仍惦念着人民，清西湖淤泥、修苏堤，造福一方百姓。

